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三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卷三十七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准舊名政得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得亭
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兩數篇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證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御公志
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滿清通志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以抄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
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效穆脩而采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學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管疑之及得說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性理大全卷之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
 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
 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惻隱
 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
 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
 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若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有不可信如東
 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獲此之謂
 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

入仁之門

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致一之道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劍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曾中許多勞七攘七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竟無

橫劍利刃

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有。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

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

信為眾善之主

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歲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大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矣。○程琪問：論語多是說仁，子亭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孔子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

今日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
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
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
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
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
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
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
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
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
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
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

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
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
又自各有分別洎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
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
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
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
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
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
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

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
中孟子兼言之以其備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
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
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截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
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两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
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躰用若以仁對慝
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
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
著習察無不是着工夫處也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
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
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

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
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
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
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欤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蓋仁是
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始終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
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
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
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
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
是信此是堅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

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
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平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
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
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
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
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
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
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行
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
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
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

際而亦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
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
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
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
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
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
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
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人性為
義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
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
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

夏金屬秋水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還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不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如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中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此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

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禮既接見卑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薄或厚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種穀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兼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耳教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事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

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知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就是外面說成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且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察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

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為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

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

補註 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力不欺是着力去做故曰次重

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集覽 李邦直按宋鑑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少孤事母盡孝七歲知

此蘇軾歷官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即徽宗嘗欲息朋黨清臣與執政

者協補上意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所著有洪水集徐仲車按

宋鑑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父沒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

用石器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則哭不絕聲時其露降木成陣

理積初從胡瑗李惠衣惡食不以為耻應奉入都載母以從比登

第同年共致百金為壽却之後廷臣薦其孝廉為楚州教授卒謚

節○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

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為

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天

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

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

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集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

實理為誠慤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非

為誠也○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

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

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說○問

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

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眾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

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吾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

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為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問敬誠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握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握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有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集覽輔廣按宋濂輔廣本趙州人以父業寓居禁興亭者多解散廣獨不為動文公深器重之嘉定間仕致祠官罷歸隱語溪以著書為務有五經注釋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口新錄師訓編等書李者稱為傳貽先生○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肆底意

思了妄誕欺詐為不誠情怠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

初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剥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此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為事裏面真實是如此總有七分為善更有兩三分為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此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謂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及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身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此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

刑答
細切

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上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顛死而蹴爾嗟嗟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終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

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懇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入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懇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集覽
等食孟子子告子論箪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靈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勸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記檀弓篇齊大飢黔敖為粥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飢者蒙袂輯屨負上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百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集覽
伊尹告太甲按通鑑外記商王太甲乃湯長子太丁之子既立不明厥德頭履典刑伊尹放之桐宮三年夏仁迂義伊尹來歸于亳遂成賢君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為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已無歉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為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

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已為忠
盡物為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
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說
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
其發於心謂之忠發於事謂之信。○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
為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
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
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
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已之
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
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謂忠自其因
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為人
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為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
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
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已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內
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外者即其盡於已者也玩程子
之辭意義善苞涵矣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
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
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
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

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已是盡有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此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是實誠也只是實履誠是

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

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若泥着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此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實有力○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

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已之心以為人謀耳。○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為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此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身親事克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充廣得去象底猶影
忠恕象底猶影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事猶形影要除二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那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

完精

聖人
之用

恕乎。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真是推不

去。又問恕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集註：子貢按一統子貢備人孔子弟子，告言語科，穎悟明敏，料事多中，好比於人物，智足以知聖人，得聞一貫之旨，後世封黎陽公。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

已字義中心爲忠是盡已之中心無不實故爲忠如心爲恕是推已心以及人要如已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已所不欲者凡已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已欲孝人亦欲孝已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已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已欲立人亦欲立已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已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已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

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已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两片則爲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

古人推己之心

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暈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已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集覽范忠宣公按宋鑑鹿仲淹子從胡瑗孫復遊勤志肆業父沒始出仕知襄城縣遷侍御史知諫院言王安石变法妨民前後上言無所諱避安石怒出知河中府歷轉諸州多有惠政哲宗時累官尚書僕射中書侍郎以傳大開上意以忠篤革土風卒謚忠宣追封許國公有文集五十卷西山真氏曰忠之為義先儒以為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

盡於已盡乎已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不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忠者盡已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孝事兄當弟處朋友當信事事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

不待乎推孝者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孝若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父之不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太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者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

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須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實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敬是主事而事執事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小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

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未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
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
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在是嚴
嚴威嚴恪非所以事親是在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在
臨之以莊則敬不在以蒞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
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
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
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坐如乃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
象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禱之欽明舜之溫恭湯

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大○誠與敬字不
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也

中央研究院
圖書室

中央研究院

圖書室

所入
圖
書